七緣齋文鈔

馮舍人傳

馮氏為三晉著姓自明中葉迄於代二百餘年中偉人輩出多名宦科名累葉比於閩之林粵之蔣云公名守垣拱早歲為諸生不屑倣帖括學留心經世要務累應秋試不遇嘆曰是有命焉遂棄舉子業益究心於經濟家庭倫紀間無鉅細必宗禮教身為衆先年逾壯已卓然負宗黨重望歲丁巳冬赴補中書適遭叔父喪還轅持服竟不赴銓時論韙之服闋補官出入禁省聲望甚著會以憂歸奉母里居遂無宦情公性純孝善體母志敦行好施凡鄉里中婚嫁失時喪葬無資者悉身任

之表妹孫氏幼無依撫育遣嫁夫亡家貧復為擇嗣請
旌其節矣君
者代之文士老年未達公為之援例就校職有聲其篤
戚誼重交情多類是夫以公之德量才略出為世用必
能康濟民生當有大過人者而性甘淡薄終身以鄉里
老故所表見僅若是雖然以予所聞軼事一二足想見
其平生雍正中公考觀察公初授甘肅靈臺令未履任
值歲大飢
憲皇帝命發帑金賑恤前令稽報災口遺溺數百戶觀
察至廉得實申聞顧以事已核數達部不得行時公在

籍閻之惻然不安立嚮産得三千金貤寄觀察觀察即
另册補賑哎民得慶更生及觀察通守甘州時將軍方
奉
命討羅卜藏丹津徼外諸番率皆首鼠兩向會有諸番
率所部叩關欵誠
朝廷許其降將軍令駐城內給供支不復禁防公適以
省覲至甘密往偵其狀歸白觀察曰是皆狼子野心萬
餘人蟻聚爲合計非便觀察立啟將軍排衆議請散其
衆處郊外撤諸頭人居會議府専員統之日給餼牽無
稍缺諸番懷德畏威至大功底定遣之去咸羅拜懾服

不敢仰視其事頗聞於臺省會
憲皇帝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一人侍御某意頗屬公
力辭不就嗚呼毀家恤民仕宦所難而御變弭隙敵決
如是是其生平留心經世之務者可以概見惜乎未竟
其用也某年公卒年若干歲某年崇祀鄉賢記所稱歿
而可祭於社者公無媿焉子五人皆以文章科名世其
家

金午橋傳

孝廉金君午橋歿于山陽里門其子門詒緘訃京師並乞爲傳以期不朽予既哭于邸舍感三十年道義交知午橋者誠莫予若曷敢以不文辭君名培字篤齋午橋其別字也先世居清河舊邑在大河北明嘉靖間湖州司馬恥齋公以河溢奉親遷居郡城又六傳至君父天斗公兄弟二人白首養親訖令淮氏呼二金孝子君生有異稟孩抱時見家塾童子誦書即俯几作上下覽狀稍長讀書差肩兄弟三人同眠食互稽課業訖數十年不易十四歲喪母哀感行路事繼母無殊所生父歿哀

禮文盡營竄兆既定期先一日雨如注跪禱中庭及曉而霽年二十補郡庠弟子員試輒傾其曹文名傑出江淮間壬午登本省賢書六上春官不第每榜發輦下鉅公咸惜之君獨不以攖懷君為文根據經籍精心妙腕而取徑絕異每同社角藝讀君文頓爽然自失己丑客都下適程魚門舍人乞假歸繪圖索詩和者數十人及君詩出後來咸閣筆以為壓倒元白一生課徒談經經指授者多成名士或掇魁以去君座師戴賓圃侍御廷至家稱其師道尊嚴長安道上得未曾有家故貧而視黃金如土義利之辨嶄嶄不移兩淮聲利區勢厚林立

君交遊矜慎非其人不道揖凡鄉黨學校有動以非義者立叱出戶外儔衆中見必斥雖貴富莫掩其口平居接物恂恂欵欵和易近人末進後生

率婉諭無急論恕容若三五文字交小有過差或語言交接畧不審擇君聞必數其過而亦語長其人悔罪愧艾猶不可解免必斷其改而後已逮其既改則歎嘆交訢累日不能自休吾黨多端人而君實為畏友晚年立身彌堅掌教朐山書院懇懇如課子弟積勞不息卧病歸逾年卒乾隆四十　年　月　日也年六十有一子一人即門詒嗜學能文章世其家

吾山氏曰午橋幼受業于劉萬吹王褱渠兩先生其從
先大夫遊在乾隆丙寅故所學有本源至戊辰己巳間
朋好聯文會同窻評隲未盡袪世情午橋獨墨直盈紙
予心感之午橋先予九年入鄉學又長予九歲予終身
兄事之未敢抗行比年計偕至都邸語輙終夜而勉學
規過外無他及嗚呼自斯人死而逆耳之言稀豈不悲
哉

卞環溪傳

乾隆丙子予遊鹽瀆即聞便倉卞君環溪爲邑偉人士
文頌其軼事每以未得把臂爲憾暨辛卯君子琢赴公
車門抵都下晰夕論文暇時追叙先澤益悉其盛德辛
丑春琢乃以所撰行狀並爲文請予傳寫其生平予旣
重琢之請而又信君之行事定而有徵有當于春秋不
虛美之義遂不敢辭卞氏自忠貞公後至南宋叅知政
事濟之世居于鹽傳至義明公爲君之祖生三子季荆
爲君考君名　字南呂號環溪先是君考素以義聲
著里中其訓子也命各治一經君爲第六子乃令讀史

髫稚時即熟史事故於涑水紫陽二書紀年紀事縱橫分合無毛髮誤君惟仁孝內行醇謹而見義必為嘗於物有濟雖勞費艱難有所不恤鹽為淮郡下游每淮水泛溢東注下河邑之大岡鎮有官界河南岸屬興化北岸屬鹽水南來經鎮東由青龍閘入海大岡為輻湊巨鎮其支河繼分灌地百有餘里南水一至溝澮盈溢稻梁廬舍悉付波臣百年以來瀕于危者屢矣乾隆十八年黃河決張家爲路君度河水入洪澤出五壩由高郵興化北濺鹽阜非旦夕可至乃設策于官界河身取土築堤高厚適足以禦漲俾官河寬深更足容納復于各

支河口之兩旁增置土牛水至則覆牛土以塞支河之口攔水東注入海百里民田可免浸沒君議初出衆疑未必效又慮舉大役費無出君相度既定請之當事竭力出金五百兩督工興役不十日而隄成及南水暴至又西風震撼君指揮令各支河覆土牛以障溜而東合邑田廬得無恙厥後興人倣效築南隄咸感君前事之師也卞氏隸民籍五百年有舊僕冒主姓入屯占衛籍將誣其主為衛人以利其津貼衛官祖之閧之外壹族中恇懼計無出君慨然曰是不獨累子孫且厚誣宗祖不可不辨遂獨任其事詣子守令申之制撫上下六載

始白其誣族事寧家以中落君之仗義任勞惠存梓而厚族姓軼事雖更僕數而終其身無德色詩愛陶杜二家其所自為亦近之昌黎氏所謂餘事也戊子年五十有　以疾終君行六里人談述君盛德事至今猶交呼六爺云生三子琢昕昶琢戊子舉于鄉有文名

吾山氏曰予聞君母　孺人年開九秩尚健飯小飲喜談論君每夕侍几側説兒女家室及親故淩襍事以慰慈懷或旁陳古今悅耳快心之談俾皓首慈闈為之加餐進學終歲如是歲歲如是嗚呼色養孺慕至老弗衰其根本之地殆有不可及者與

李君隱蘿小傳

君名宁字房侯隱蘿其別號也天姿英邁軼凡品幼承家學門風罔越榘矱早歲能文章遊庠序有聲母患疾臥床第動履需人君奉持惟謹周旋寢食閒十餘年無倦色父卒越六十日母相繼逝君哀毁盡禮嗣撫諸弟誨愛益篤戚屬里黨稱其賢君負果毅才慷慨接物每鄉人有緩急輙惟君是依倚君亦以為己任不色沮而胸懷坦蕩磊磊落落如光風霽月故人咸樂與之遊性嗜學兼綜博覽皆能得其要領家藏書故富皆手自纂緝丹黃燦然每朋輩高會雅集角藝論文君望審心平

洋洋纚纚數千言可立就輙復傾其曹偶歲癸酉舉京兆試出禾中鄭誠齋宮賛門宮賛稱其文得蘇氏之遺憙可以信矣夫以君之才使得置身館閣優遊著作之廷即或外任郡邑親民事其所設施必大有成就而乃懷才欲展壯心未已輒中道以殂是可哀已然而君身雖未顯達而為名孝廉著述等身卓然可以傳于後其與富貴而名磨減者其得失輕重之數又奚啻什伯倍蓰也哉

王素亭孝廉小傳

昔己卯春予省視　家叔蘊村先生於吳江僧舍初與素亭訂交讀其詩文雜著不染時習嗣輦下於鄭誠齋太史寓齋再得把晤彈指三十年矣戊申之秋令子翠庭兵曹持其狀來乞為家傳作惡者數日念予筆墨荒廢久矣豈能傳素亭而素亭之內行淳篤好學不倦有不可泯沒者按吳江王氏世為吳中望族明史載有好齋中丞暨梧岡光祿二公治績數傳而至君考莘耕公諱時彥雍正　酉舉于鄉君其第四子也君諱堡號素亭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成童即熟經史嘗見僧徒誦

大悲呪文苦梵語難識君受持一過誦無遺字傍衆大驚弱冠補博士弟子風簷中纚纚數千言文不加點丙子舉于鄉其專攻制義刊落浮華一歸雅潔前輩交口稱之今遺集梓行於世者卓卓可傳君少孤育於伯母孺人成立後事之如母　孺人晚年寢疾朝夕侍側無間寒暑與從兄友愛如同胞其處事周密居家歲時祭祠掃墓自儀節以及器具食品必躬必親遇親族和悅明信下逮臧獲無不曲體其情以故內外無間言性淳厚而尤篤於師門　家叔薤村先生館于松陵君執經於門昕夕相隨後僑寓吳閶扁舟存問歲時不輟來

必數日留依依不忍去十餘年如一日鄉試出馮孟亭
侍御之門方孟亭官臺省屢持文柄音問不數通及致
仕歸往來禾中久而彌摯其情篤而守介類如此君豪
於飲遇親舊燕衎飛巨觥至前輒不辭從不至醉工行
楷書耽吟咏而不以才自炫既早歲取科名諸鉅公咸
以館閣相期乃年甫逾三十而早逝其命也夫配陳宜
人為給諫狷亭公女孫以勤儉佐君讀書君歿以哀殉
奉
旨旌表祀邑節孝祠子男二人長錕今為兵部　司
員外郎次肇鏞邑諸生並以文學世其家

論曰予聞君初就傅時有道士入塾中遍相諸生多奇中最後指君曰此更不凡竟去失所在而君卒以孝廉終何其厄也嗣君為予言君殁後示夢友人言執事文昌官凡能文有行誼者皆在焉豈積學未顯而獲冥福與君雖不竟其用而其文傳于世嗣君早年登甲第為京朝官聲稱藉藉君之遺澤遠矣其又何憾也哉

淮揚兵備道荊公五峯墓誌銘

乾隆歲在庚子十一月初十日淮揚兵備道荊公五峰卒於官大府以闕公卿大夫咸齎咨悼惜異口同聲謂善人殄瘁未罄厥施也予以郡民忝通家哭之涕霑裳逾年春公子烜扶柩歸葬以書來乞銘予與公訂交弱冠四十年道義相勖白首如新曷敢辭荊氏先世為曲阿望族一遷至猗氏再遷至平陸世業耕讀累傳至公考永貴以儒術顯耆德重於鄉生子三人公居長公諱如棠字蔭南號五峰幼倜儻有大志攻舉業不事帖括喜讀理學經濟之書歲辛酉先大夫典試三晉闈中得

公卷五策瀾翻舉薛河東讀書録及呂新吾實政録中
語如數家珍拔之榜後来謁知由弟子員初應秋録器
之公一生律身行政皆以二書為本原蓋自做秀才時
其識已定戊辰成進士改庶吉習清書散館改知縣甲
戌冬揀發江南未抵省會奉大府檄沼淮安查山陽阜
寧兩邑災黎公乘小舸徧歷鷗波雁汊閒纖悉無遺維
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制撫江南皆大賢具知人鑒見
公所設施有古循良之目補鎮洋令次年徐州河決災
黎徧野沛邑尤劇特奏調公知沛縣事勞績益著洎丁
父艱文恭公於其去任後特疏保堪勝知府稱其愛民

如子視國事如家事公憂歸次年復遭母喪經營宅穸躬自負土哀感行路服闋引見記名發山東未及三月擢河南懷慶黃沁同知向来河員不問民事地方不顧工程公至一化畛域於兩河生民利病不肯漠視必關白同官或聞於外臺得交相濟焉授鳳陽守未二年以所屬審案吏議牽連鐫級引見仍發江南一署太平守題安慶同知未履任調直隷通州牧逾年擢淮安守旋陞淮揚道公之律身也儉而勤行政也簡而嚴於民事纖悉無不知其治之也寬而有制初在鎮洋躬行樸素以挽治遊之習豪家有踰閑

檢者力懲之頗露風力其在沛邑值河決田廬淹沒者十之七八縣治三門俱塞南門外飛雲橋亦沈水底僅以舟渡官署數椽窓楹臨清流經年不涸公日食粗糲親行泥淖稽查戶口相度遠近搭席棚以棲露處擇隙地以瘞枯骨夜則區畫災䝉戶冊凡民間流離待哺情狀詳閱大府例以銀米兼施公慮民間易錢受剋請官易錢以給較市價有餘每戶若干文拙盤少一文即枷示於衢司事者感其誠而吏役憚其威時陳文恭公密偵賑務微行至沛見饑民得錢即持去以之購物櫛鋪家亦不復稽其數怪之詰以數不短乎咸笑曰沛邑安

有是事耶不信請試數之千人言皆同沛之受災最重

而民間起色反在輕災之上時閻學海公明巡視來滑

奏請於微山湖之南圈築攔黃隄自吳家集起至城內

華山止長六十里距黃河三十餘里雖異漲足資容納

界荊山橋於隄外即水漫亦足資宣洩實為因時善策

仰奉俞允時裘文達公方奉

命治河謂時已屆六月秋汛即至工宜速成非江南荊

令不勝此商之兩省巡撫檄下公立即襆被駐工所不

以事屬東省稍存岐視殫精獨辦晝夜無息一月而大

功成公之在工也盛暑中搆一蘆舍棲止或勸架涼棚

以避熱公曰蘆舍聊避風雨耳工長數千里日需往返督視安得久坐此奚以棚為其在鳳陽所屬壽州民俗強悍多結黨爭鬭往往釀成重案公立法嚴治訪其尤者重懲之不稍事姑息並嚴禁婦女出境腰鼓賣唱立門冊稽核私行者立擒治其夫男復刊示委曲化導以啟其廉恥舊習漸除其在通州瀕江臨海民情易動而好訟商舶漁船出入海洋為匪公私莫辨公查明船數分別列字號姓名大書於舵樓檣帆望而可知官給印票歲一更換而販私刦商之風頓息海灘江漲有力者互相侵占至訟十餘年不結公親身查丈按其時地合

衆案並辦數語析服故下車數月結不決者千六百餘
案州人貪種木棉所出米不足本州之食丙中夏大旱
公詳請採買由江運達州治而內河水涸舟膠艄人無
食將折船以散公憫之勸諭助給貲以日糧月餘水長
各歡忻鼓櫂而去治通二年案無留牘亦無開砦而猶
以暇日擇地建育嬰堂百間校課紫琅書院月數次周
生賢甫弱冠貧乏能文首拔之逾年捷秋闈仍課之署
中至其守淮安陟監司也值河決老壩口之後二年積
水漸消淤沙埋屋民間衣食居處無所資元氣未甦公
悉其情務靜治之不為赫赫名嚴制吏胥一切徭役工

作之事不以絲毫擾里巷每當賑卹借籽嚴飭所屬俾
沾實惠培養數年氣象漸豐淮揚裏外運河及江防事
宜南北四百餘里興舉因革之宜悉心講求酌古今條
輿論安瀾屢奏公帑無縻歲庚子
聖駕南巡士民感恩望幸公扈從
御舟往返南北三蒙
名對仰承
溫齋俯詢歷任治蹟並及鳳陽任內如何禁止游民出
境之處
天眷方隆行將大用入秋以後飲食漸稀力疾視事而

積勞年久病本已深竟不可治公性嗜書籍在江南三

十載家無餘貲惟載書數車一生學問本於讀書錄而

臨政行事尤得力於呂新吾先生集嚴氣正性不沽名

不避難不曲狥上官有不便於民者廝斷力爭交友以

信久而不易其初待屬官如課子弟清操循績識與不

識皆信之其歿也江淮士民哭之失聲欷歔乎哉公生

於康熙五十七年春秋六十有三子三人長煊已亥舉

人曩從予執筆者次煦平邑庠生次爍女四人孫一人

坦孫女一人銘曰

長淮南北江上下齊民要術本儒者名在丹屏澤在野

公來竹馬迎郊闉公去壺飧塡江津公死千里停砧聲

一生仕學師寧陵宦途知己推桂林廿年交誼傷吾心

廉使呂碩堂墓誌銘

歲甲辰冬十月呂子爾穗持其兄碩堂廉使行狀來告曰先兄碩堂歿于迪化州諸孤璦堂扶匶入關卜於明年春葬于先塋乞銘而納諸幽宮葢距君辛巳二年矣予與呂氏為世交壬申癸酉間奉教於先生癸未以後復與碩堂遊繼同官於西曹者十年宦轍既分仕途多故追維昔款益增予之悲也呂氏自河南新安遷江南我朝定鼎首開科目君之高祖太保公即以大魁入相為江左文章科第光三傳至君考瀜乾隆甲戌進士歷汾州同知世所稱

先生也君少有異稟姿貌魁特為諸生隨父任之晉佐
理吏事以暇讀書丙夜不輟壬午癸未連掇大科擘分
禮部旋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歷任福建司郎中兩邀計
典薦剡出守登州府調濟南府擢濟東泰武道授安徽
按察使君之在西曹也前後凡十五年少年精覈案牘
過目輒記纖細無忘遇重讞平情研鞫劉諸城舒伯容
兩相國倚為左右手會東省逆匪王倫案要犯解部者
日至君總司其事隨辦隨上聞擕襆被宿雲司七十餘
日所訊犯百餘人悉心衡量一無枉縱同曹後進事無
鉅細輒就諮析嘗語人曰據案墨守情偽難窮不可稍

有成見或不至大出入聞者服其虛公可為法也守濟
南日有惠民縣盜殺十二歲幼童累年不獲邑令避處
分捕乞丐趙布孟董顯誣抵案司解司矣君覆訊疑之
白大吏提犯廉得狀釋之邑令劾去濟陽劉甲殺人賄
囑頂兇讞成君訊捕正兇擬抵合郡稱為神明長淸裴
志剛者圖姦逼死一家二命議輕典君爭曰此淫兇不
可恕定擬大辟忤大吏意劾議鐫級蒙
特旨留任旋擢安徽按察使皖省南接楚黃西連豫汝
水陸衝區盜賊出沒而廬桐各邑猾吏盤據交通挾制
縣令相習成風君稔其弊下車訪知其巨奸寘之法羣

胥股慄盜賊聞風潛逃郡縣數年不結之案積牘如山獄多瘐斃者君履任後通覽積案分日清理飛檄各郡嚴比數月間劇盜就獲者十六七陳案一清省釋無辜者數百人亳屬居黃淮之間每秋汛值淫雨洪流泊岸往往盜決河堤以隣為壑歲 秋有北岸民盜挖南隄浅漲守兵尹尚岳等趨護鎗傷七人前官擬以各抵君閱前案曰此所殺者皆罪人因保官隄救南岸居民不可以殺人論死大吏是其言止坐尹尚岳一人奏聞

奉

旨釋放如君初議廬郡鄉愚奉不經之祠歲歲焚禱奔

走如騖君經過其地知之立命毀盡愚民感悟外任十
年身所到處皆有實績可紀此特其數端耳會東省大
吏以墨敗君以牽連發新疆効力逾年告殂京官咸惜
為未竟其才也六卿中比部最為清窘君在西曹無數
劇司出入内庭衣冠寒素堂餐殘冷衆停箸不御君獨
甘之或取餺飥以充飢而予每過邸舍見奉視　贈公
及吳太君起居適志無微不周延名師課諸弟俱成立
得進取階覲友僦居有空乏者質衣以贈久而靡勸薄
宦冷曹食指林立而内外有餘歡蓋於根本之地誠有
大過人者歷任外臺年四十有七所著律鏡十二卷歷

任録十卷皆有用之言君體用該備名實茂著其設施
僅如是惜哉君生于乾隆二年丁巳七月十九日子時
卒于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丑時配吳淑人湖南湘
陰縣佐諱　女子二長瑗太學生娶四川祺谷廳同
知楊名禮行女次珊太學生嗣君弟爾熾後聘刑部郎
中熊名之台女云云銘曰
力勤名成合　而心平有重朋于君繳具才靳厥生銘
昭乎將來子孫其康哉

姜迂村先生墓碑

乾隆五十年冬元和姜侍郎晟讞案於永平既蔵事得
命因陳情乞歸葬其考野鶴公於祖迂邨先生墓南之
新原
天子俞其請乃諏日於十二月丙申下窆瀕行侍郎欲
論譔先世之美請於余曰先王父迂邨公績學敦行著
聲東南營葬有年而表墓之文尚闕乞為碑以植於阡
余少從野鶴公遊素知先生之深而
聖天子之俯恤臣隱與侍郎之志切闡揚皆不可以無
書按姜氏自萊陽寓籍吳下迄今蓋五世矣先是給事

貞毅先生治命葬敬亭山下康熙中巡撫湯文正公題請崇祀建祠虎邱伯子守墓於宣州居吳下者守祠越三傳至先生諱本仔字肩吾遷郡其自號也早歲工文名溢黌序閒其考學在先生居藝圃擅林木泉石之勝名流經過者靡不造訪縞紵之歡敦槃之會歲無虛日如漁洋竹垞迦陵初白諸先輩歌詩傳誦遠邇圖繪闕於天下遷郡先生以弱冠握管執簡與諸老宿訂紀羣之交故術學有本原著書滿家而屢躓於場屋數十年中學益博且醇性嗜古家藏彝鼎圖書皆千百年物屢告匱之而一器弗敢失曰此先代所貽弗忍落他姓精

於鑒別古器暮年目不能視有以書畫投者指拂縑素嗅其墨息真贋立辨噫亦神巳年七十一卒配鄭夫人年十九歸先生甫逾十年卒婉淑之譽溢於三黨先生終身不復娶鄉人兩賢之以孫貴贈榮祿大夫刑部侍郎配鄭贈夫人先生高文卓行詳於家傳余以夙聞於四方賢士大夫者撮其略以塞侍郎之請墓在今蘇郡城北長洲縣屬居嚴莊之原其南即野鶴公新阡也野鶴公諱震字念劬為何義門學士高足弟子治經有家法其文章歌詩為東南之秀余昔撿其軼事一二並陳於篇野鶴公先補金山衛諸生後念萊陽為貞毅公祖

居攺歸故籍莱之族姓以負敎遺田若干頃歸之野鶴公堅弗承遂推為祭田而以族姓司其籍既由書館以州同知出仕其攝知上思州也有某甲携金客於外被殺而不知主名其子訟於官前牧不能決野鶴公偵知境有無賴子驟致千金產乃以他故名之語熟視之曰是殺人賊詰之吐實而某甲之冤得伸大府問其故曰某乙眸子動而色屢變是情虧而膽怯也一郡神之歷仕朔平府施南府通判皆有政聲惜未盡厥施年八十二卒於里累遇

覃恩贈如侍郎官配畢夫人系浙西望族以婦德聞先

十七年卒贈一品夫人事詳野鶴公合葬墓誌兹具書

嗚呼姜氏為吳中世族百餘年來植德累行至侍郎而

克光厥緒遺際

聖主本祖考遺訓發抒為事業復仰承休命得展其烏

烏之私安先兆於高原以利其後嗣忠孝之門其後必

昌過姜氏之塋者可以興矣

封恭人馮母張太君墓誌銘

乾隆五十年冬吾友馮水部石如淵配張恭人卒於京邸次年孝子比部兆峋扶匶歸於晉越明年春兆峋以書來乞銘將塟母于代州 之阡石如出示所撰家狀予讀之而嘆馮氏世德積累即其閨閫懿媺亦無愧于古賢媛予兄弟與馮氏昆仲五人各有通家同年之誼素悉其梗槩其爲敢違孝子之請按狀恭人姓張氏王父于德 國初名進士爲國子先生父珍封刑部主事實爲大同舊族其歸石如也年十七歲是時王舅觀察公方任安西單車赴軍營出入戎行恭人隨 舅姑

奉　王姑何太君居里門色養備至三黨賢之無異言石如昆季五人同塾治經師友講貫多一時名流適館授餐朝夕饘粥之需應時而具恭人年稍長一切身任之不令娣姒分其勞十餘年如一日迨諸昆仲學成名彰先後聯翩掇科第海内望爲美瑞歲乙未丙子以來先後出宰長公令文安次公牧涿州季子令聞官山左相距不數百里　太恭人安輿往來其間歲各數至每至必命恭人與之俱乃樂蓋其曲體親心克安其養者數十年無一日離膝下及石如銓授㬷城復迎　太恭人至署晨夕承顔盥匜綦履之屬咸出手製一如于歸

之初石如在豫歷任繁劇恭人助於內閫佛周緻而性
儉不改荊布之風尤慈祥重民命憫恤獄囚于例分外
寮施湯藥冬給棉襦以為常養濟院中每歲必多存活
百許人歲有所增歷任無倦及隨宦至都門冷曹僦居
石如橋梓晨出應官抵暮返寓恭人獨支柱家政凡鄉
戚賓友酬酢之宜纖悉無漏方兆岣之在西曹也提舉
兩監盡心整飭凡囚室之蒸濕污穢者捐貲更葺俾衆
犯得以就燥予心異之細詢則皆奉恭人之指出簪珥
質金付兒以襄善舉也嗚呼賢矣銘曰
猗歟母德六黨稱賢相夫中外內政秩然行仁履義母

範備焉仰承世澤復裕後昆廣武屹屹雁門言言翠琰

鐫華表鉉豐阡

學校

古者庠序之設教與養並出一途其立法之善命官之詳先王具有深意所以規模宏遠禮樂興而人材盛也後世學校更繁且重而人材遠不逮古則以教養分而法弛不如上古教養合而化盛也昔有虞氏國老庶老之養三代相承載在王制成周學宮之制靈臺居左明堂右辟雍宮懸具在此靈臺之詩兼及於矇瞍歟周官司徒司馬各有專司然邱甲之賦屬司徒而寓兵於農則車甲之教非侵司馬之守也泮宮之選士屬司馬而論辨官材非侵司徒之掌也不可見政教之相通哉特

是教之設也有太學復有小學大學辟雍居中南面夏序居東殷學居西虞庠居北是謂四學中設先聖先師䟽謂祭先代盛德之聖與一方表率之師皆不可考其姓名至通典諸書所云以周公為先聖孔氏為先師迨亦後世之制歟夫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入學者以次漸升於太學鄉學之師經典未詳然考周官掌正州長之教治固州黨之師也是不必如太學之師氏以三德教保氏以六藝教大司樂教以成均之法大司成教以釋菜之典如是其詳以客也自後政教衰而學校廢至漢武始興太學立學校之官而光武之起東京明帝之臨

班拜老非不甚重學校而守令之與博士文學教與養固已區別乎其間唐始立崇文宏文二館而武德初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書算等七學建置頗詳自瀛州著美而後駸駸乎教化日上焉宋太學立外內上三舍之法以課士仁宗時詔取安定蘇湖之制立經義治事二齋以鼓勵之教化亦云美善矣以故道學之盛前推夫宋而朱陸諸子所立白鹿鵝湖嵩山嶽麓四書院訓課有方條約恭嚴尤足爲後世法焉我

朝隆右文治凡頁監令其肄業國子監是即古人太學也降自外府州縣各有博士弟子員是即古人國學也

至於各省會則設書院以勵一省之人材其府州縣又各有書院以鼓郡邑之俊髦是即唐宋以來四大書院之遺意也則學校之制誠超四代而邁唐宋矣士躬逢泰運咸敦實行而黜虛名以仰答乎政教之隆也豈不休哉

民風

從来風俗之淳漓關乎氣化而其所以潛移而默導之者則不操於下而操於上上之人相尚以華則風俗日趨於奢靡矣上之人相繩以禮則風俗日臻於淳古矣是風清俗美之休致之有道而不能以無本之治治之也所謂有本之治者何上古樸畧成風夏忠商質民安其業猶有皇初遺意至周而文明日啟踵事增華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已綜人情而曲為之防蓋風會之漸遷正賴人事維持於其間故不特冒上無等者不生於明盛即貧者有衡泌之樂富者無相鼠之譏所以厲恥

立而嚚競息也漢唐之世君相無制禮之才而叔孫通之制已譏叢緜之陋開元顯慶諸禮未稱美備移風易俗概乎未之見焉至宋朱子慨然於禮教之凌遲禮文之殘缺因上修三禮劉子未有成書而家禮一編所載冠昏喪祭之經亦詳盡斯誠淺近易行明白易曉百世不刊之令典也然而敦詩說禮之家咸識遵循而蚩蚩者氓勢難家喻户曉此其挽頹風而勵末俗者誠賴躬行教化濟以經術之良有司矣蓋自單父鳴琴武城弦誦而後所僅見者惟治蜀之文翁爲能以禮化民有無不至相耀夫豈猶是尋常之循吏足以較傻屯之數哉

昔司馬相如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則長吏者百姓之父兄也任其流失敗壞可乎夫巴蜀素稱僻陋未奉漢廷聲教然而片楮檄文尋相感動矧今天下一家深仁厚澤淪浹百年凡厥庶民盡具固有之良者哉夫善者易至於禮而三物六行道在有以獎勸之不善者顯悖乎禮則移之郊遂殊厥井疆道在有以儆戒之二者相因風俗之美禮教之成又在躬率以為觀感是固良有司之責也學者坐言起行以禮自持必更思以禮淑世故居一鄉而一鄉之貧士培其氣骨一鄉之富者化其澆風推之於治一邑一郡及宰天下之任無

不然矣敬承

明問敢畧陳之

課吏

粤稽唐虞之敷奏明試敷納明庶考績之所由始也若周制小宰以六計弊羣吏宰夫以八職掌官府司會總受其計而歸之太宰詳第其廢置而詔之天子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然考績以三年黜陟以六載唐虞之法寬廢置以歲終課賞以三歲周之法密蓋唐虞事簡而官亦簡周事繁而官愈多也其亦猶今承平日久事增於前文加於舊之意乎至漢則循其職而以漸考焉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周以六典漢亦以六條周人重廉漢亦有廉察猶有古意焉乃若孝元用京房之

法專欲任法既失之繁魏劉劭之七十二條密則密矣
而四科之設又失於狹如唐則詳於漢其失在不由郡
縣而悉屬考功部宋則因乎唐其失在不預宰臣而直
付考課院要而言之三代以上固為至密三代以下宋
唐為較詳茲乃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屬之吏部官滿者
有考察之清册不職者聽柱史之飛章是非漢之命御
史考殿最宋之引對磨勘之遺意也乎宋本乎唐漢本
乎周我

朝鑒歷代之精而兼而行之其於考績之法固詳且盡
矣然而委曲繁重條例紛更胥吏之奸藉以高下其手

賢者格於例而　有司舉不能得人誠能精以察之而
稍寛其銜轡則二弊可以立除至若所謂催科不擾是
即催科中撫字刑罰不懲是即刑罰中教化此上理之
成不同於清淨無為本此以為考績自有以得循良之
選也故使小臣執法於下大臣準情酌理擇而行之由
今之法行古之道則庶績咸熙之治不難坐而致也詎
謂耳目簡書治人治法之可偏廢歟

疏通選舉

唐虞有闢門籲俊之典而成周特重賓興之制後世選舉之法代有更定今則以鄉會兩試爲正途典至鉅也他若藻耀高翔則莫如唐博學宏詞科經術淵深則莫如唐明經科此固

聖朝非常之特典而神其令於鄉會試之外者也旣備選舉之法宜收選舉之效而靡遺特是抱才者欲乘時而利見用才者尤須振勵之爭先乃舉人會試必三十年始得謁選則用之之日已非復可用之時矣將見名高一世徒淹沒於虛擲之光陰才蓋天下亦摧折於敝

廬之日月則所謂舉人者亦徒存其名而無以奏其實矣然觀古舉人試禮部不第則再舉立法綦嚴不若今概予注選之寬唐進士多出為簿尉宋臚傳之首先用為僉判幕職官古授職之速遠勝今謁選之遲今倣唐制而以州判縣丞分注則用之途廣即名位雖卑而舉人無壅滯之憂即不然稍隘其途減原額三之一倣唐六科宋諸科不限以經文亦三載一舉別議敘錄以中行評博國子先生為高選其次者畀以丞簿等官固與原額未嘗缺而舉人無沉淪之患矣乃議者謂廉士元非百里之才陶淵明恥五斗之仕揩丞簿等官為舉人

之不屑就此固嬌也彼夫乘田曾勞大聖石門亦隱高人一命之榮豈不愈於偃蹇無聊也哉況丞簿皆由正途則僥倖之門可絕而簠簋之飭自嚴惟是體統宜加尊陞遷宜稍速方不致長才短馭之歎矣今執事以疏通選舉為問洵愛惜人才之至意生不敏敢忝末議以對

積貯

從来法立則弊生而人存則政舉積貯之法競言常平社倉矣然宜於古者或未必宜於今始則無濟於民後則有累於官論者遂為常平社倉皆竊以為不然夫以官賑民者增價而糴減價而糶賤不傷農貴不傷民故曰常平也以民賑民者隨其所出則取之於民不多當社立倉則施之於民也甚便故曰社倉也乃常平之法行於元鳳而民皆便之及行於永平而劉般以為不得其平矣任劉如愚而一方無艱食及嘉定中州縣行之而遂假公以濟私矣然則非法之不善而行法者之未

當也不大彰明較著乎哉夫遵古人之成法而不善行之雖周公之制作不能無弊故先古人而生者道在創後古人而生者道在因今欲舍常平社倉而更立新法其道無由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亦善行成法而已欲行成法首重得人得人之要貴於釐弊夫身為民牧視斯民之疾苦何異身家而顧藉以營私縱吏雖至不肖諒不出此所可慮者當出陳入新之際而採買以行私藉年湮日遠之名而謂耗折之可慮或奸猾舞文移那侵蝕借貸稱塞展轉遷延甚至劣衿則盤踞為奸鄉保則通同作弊民無涓埃之惠倉無銖粒之儲官以點

視為泛常吏以空文為掩飾尤而相效習以成風於是視常平為畏途等社倉於畫餅卒至在官則空名無實去官則賠累為憂縱有更張已多煩費雖存枵色何濟凶年有實心而無實政無治法而有治人謂非牧令之過歟今

聖天子休養斯民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宵旰之憂有加無已而明問殷殷復以倉儲為急務敢不敬陳之夫常平在官者也社倉在民者也在官者以官治之而啟閉一聽乎民在民者以民治之而盤查一任夫官在官之弊始於守令之慢不任事而成於吏胥之图以行私

在民之弊其大者在蠹矜之分其利小者在地保之肆其姦故為常平計以廉能之牧令司之而擇吏之愿謹者以董其聚散核其盈虛定其黜陟至於豐凶出納摠以聽民之便官不得而擅也為社倉計以殷實之儒士司之而選民之幹練者以權其出入驗其公私定其賞罰至於四季盤核悉以聽官之來民不得而阻也而且慎厥收藏俾無陳朽之患嚴其防禦使絕火盜之虞或大憲提查既真無可掩或委員稽核又猝不及防既無虛報之數自無賠累之憂又何必存折色而徒憂夫折耗資採買而貽害於鄰封也哉要之不得其人雖遺人

廉人之制不可以行於古能釐其弊即常平社倉之法

自可以行於今

恤刑

聖王所恃以感天下者德也約天下者禮也朝播夕告以示天下者政也感之約之示之不從而於是乎威之者刑也然則刑其不得已而用之者乎雖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而其後究歸不用者蓋其心以為天下之不吾犯者未必皆吾刑之所能及於是本慎刑之心為畫一之令而上下肅然朝野藹然故其所以為用者皆其所不忍用而遂至於不用而成時雍風動之休總覽三代以來或政令不頒或德威並用其操術不同而撫綏各異者大抵開創之世立法在於嚴而守成之世用刑

主於慎抑或積廢之後而濟之以猛積烈之後而濟之以寛其勢既殊其治不得不異也唐虞之世因天討而定五刑夏作禹刑商作官刑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維時在上者既明慎用刑而為司寇士者又皆能哲而恵故下民既懐且恵犯法者希史稱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秦政慘酷偶語者棄市定連坐收族之令增鑿剜烹鑊之刑漢初約法三章其後蕭何因李悝之六法而作九律至孝文而始除肉刑至孝景而始定箠令

其視民如傷洵所未有其後因律而有例例之名始於杜預之釋春秋而後世援故事之可比者亦謂之例宋齊梁法令遞改至隋而盜一錢者死而盜滋多矣唐曰律令格式宋曰勑令格式唐之長孫無忌宋有竇儀皆定律令刑書益滋繁矣明之律悉本之唐而詳為籌繹得古刑名之書代各不同而皆不惜瑣瑣求詳者誠以律者一成而不變而不可苟焉於其閒也夫王者之立法也予天下以可畏必先予天下以可遵著為刑書內而司法有所守外而司臬理刑有所依至於情理不齊勢變百出不可以一成之見相為比附於是又設為條

例援引案情所謂法外意也然往往指歸舛錯意見參
差律之所出入將借口於例以行私例之所在又得借
口於案以引避何可訓也恭惟
欽定律例一書經緯瞭如斷擬畫一蓋以仁至義盡之
道而佐化民成俗之功苟司讞獄者遵而行之按其罪
於律之中而通其意於律之外天下曉然於法令之所
在而刑其尚有遺議乎且聖王之居心也刑期於無刑
辟所以止辟凡皆愛民之身重民之命而民亦莫不自
愛自重也漢唐之後擬律少輕即行參駁由是一切畏
縮偏引重條彼其愛功名之念切而民命不得不輕畏

國典之念深推求不得不刻反是而思之曷若平允居心大開法網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之為得也至於賞一人而天下之人喜罰一人而天下之人惴事起於直道之行而章於人心之厚內官之推勘當輕而輕當重而重輕重勿至於倒施外官之告理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是非勿差於毫末且也一案之成無遷延於終歲一人之事毋株累於非辜如是而民重犯法畏名義姦究可止刑措可幾誠有旋至而立效者矣夫四海之大典獄者民之司命也仰念

聖天子好生之德而用愛用威宜如何慈祥乎宜如何

敬慎乎

弭盜

天下治平無事而不可與為一日苟安者惟弭盜之為要而已彼其聚遊手竊鄉里始之為民患者盜也嚴勦捕重忝罰既之為官患者盜也任之則數十為羣而捕之則鳥獸散終之為時事患者盜也然則天下之盜安可以不弭弭盜之法安可以不講講弭盜之法又安可以不深明其形勢之所在而一清其源也哉原夫陶唐有虞之治其風熙熙其民皞皞其富者與貧者通有無而不自侈其好施之功其耕者與織者樂衣食而不自知夫帝力之有盜之心且何自而生哉下至三代之世

分井分田而民安於畎畝樹桑樹麻而民安於室廬稱觥介壽而民安於倫理之中鄉飲禮射而民安於黨塾之内盜之事又何自而起哉自是以後其所以治民者悉索以困之弊賦以擾之租吏追呼以迫之逋負逃亡以督之且此際之民方且覺為盜之樂而為民之苦為盜之富而為民之貧為盜之安而為民之危如之何不胥而為盜哉我

皇上子惠元元仁育義正舉山陬海澨之閭莫不獻琛貢球一道同風矣乃猶隄防小醜定為律令有盜而不報者守令有議罰之例報盜而不獲者文武均議罪之

條豈非制治保邦警戒無虞之至意乎大抵西北之地利夫輕騎每多剽掠於僻野東南之地風帆浪船最易行刼於江湖蓋天下之為盜者不一其情而所以為盜之人亦不一其類而所以弭盜之法亦遂不一其方而所以捕盜之官亦遂不一其責辨之者明則其處之者當處之者當則將杜漸防微而縱釋之弊誣服之情有以永除而不足為慮今夫有平民而為盜者此司牧之責也有良吏焉明其保甲申其禁約豐其衣食時其催科下車之後約法數章而不逞之徒莫不賣刀買犢相率為耒耜之謀也已有營兵而為盜者此分鎮之責也

有能將焉嚴其號令慎其稽查勤其操練習其條教約束之久恩威並至而驕悍之流莫不俯首就治相勉於卒伍之中也已又有以嘯聚而為盜者此封疆重臣之責也所貴公忠體國實意勤民者明其賞罰修其甲兵窮其巢穴盡其黨與而又整躬率屬端本澄原宣布皇仁尊揚雅化以盡其撫綏統馭之術將人知禮樂戶習醇良家相守也里相望也而奸宄之衆孰不涕泣告語頓首請命以訴其萬不得已之情而改行易轍以共樂為良民乎夫如是而

聖朝之治與唐虞三代媲隆可也

讖緯

讖緯之學盛於漢哀平之間其時若劉歆輩爭相效述而東平王蒼以此正五經章句賈逵專以論左氏學曹褒復以此訂漢禮大儒如鄭康成亦以之解經何休等更不足論矣當時知其失者惟孔安國毛公王璜桓譚張衡數人而已其書留傳於世不絕至隋大業中始搜而焚之然唐時尚有存者長孫無忌之所志孔穎達之所稱今唐書中之所載者不少概見迄於今惟稽覽圖乾鑿度數十篇尚存餘特其名傳耳其名維何易緯曰稽覽圖曰乾鑿度曰坤靈圖曰通卦驗曰是類謀曰辨

終備也書緯曰璇璣鈐曰考靈曜曰刑德考曰帝命期曰運期授也詩緯曰推度災曰紀歷樞曰含神務也禮緯曰含文嘉曰稽命徵曰斗威儀也樂緯曰動聲儀曰潛耀嘉曰叶圖徵也春秋緯曰孔演圖曰元命包曰文耀鉤曰運斗樞曰感精符曰合誠圖曰考異郵曰保乾圖曰漢含孳曰佐助期曰握誠圖曰潛潭巴曰說題辭也孝經緯曰援神契曰鉤命決也此見於漢書張衡傳註者共三十五家其詩緯三卷書緯三卷為鄭康成所註餘皆魏博士宋均註也又按長孫無忌所志有曰河圖曰河圖龍文又曰尚書中候曰郗萌之春秋災異曰

孝經內事等篇先是梁天監中圖讖天語與一切罔民惑世之書紛然並作如曰樂五鳥圖曰春秋內事曰春秋包命曰春秋秘事曰易書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孝經雜緯曰孝經元命包曰孝經古秘援神曰孝經古秘圖曰孝經左右握曰孝經左右契圖曰孝經雌雄圖曰孝經異本雌雄圖曰孝經分野圖曰孝經內事圖曰孝經內事星宿　堂七十二弟子圖曰口授圖凡此皆七經之內者也七經之外曰論語讖曰孔老讖曰老子河洛讖曰尹公讖曰劉向讖曰雜讖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

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此其書不盡傳而其名目卷次固
班班可考也他如太平御覽之所載曰搞輔象曰撰考
讖論語緯也曰帝驗期尚書緯也曰稽命曜禮緯也曰
命歷序春秋緯也曰左方契曰威儀柜孝經緯也外此
又有所謂坤鑿度乾元序制者僅見於宋晁氏之說而
馬氏通考載焉至於正義一書係唐太宗詔諸儒撰定
九經之疏凡數百篇爲學者所宗師然其所載過博所
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故歐陽修有請刪定
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稱其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
不合正義之名其言至當生幼讀

御選文醇一書
聖訓周詳為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

選舉

取士以文者朝廷因時之制也經明行修待時而出者士人之自命也三代而後言得士漢差近古後此第講門第資格門第資格不足以得士乃悉舉而歸之科目科目者詩賦策論帖經墨義表判時文之所由興也夫朝廷所望於士者匪第語言文字之為而舍是而鄉舉里選之法又斷不可行行之而貪緣奔競矯飾取名者愈不可究詰計惟於制科之中加以振興鼓舞之用俾上與下無所循其私而求乎其實而不務乎其名亦庶乎其可也

國家立賢無方既三載一舉鄉會之科又收四方俊乂
之士教之於太學十二歲而郡邑各有升彬彬盛矣而
執事猶以得士下詢請畧陳其概成周之世進士約有
二途有由鄉學進者有由國學進者鄉學掌於卿大夫
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用之在大司馬鄉學
進者由選士而造士用之在鄉遂吏國學進者由俊士
而進士論辨之為大夫士其大畧也漢制策於天子曰
賢良方正察於州郡曰孝廉茂才升於學校曰博士弟
後又有文學有明經而鄉里有推舉州郡有辟召亦皆
得以自奮其後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二曰學通行

修三曰明習法令四曰剛毅多畧東京依其制不變而三公將軍逐歲舉茂才廉吏或一人或二人魏陳群立中正之法南北朝皆因之而士人浸誇門資閥閱矣晉代而降選士頗以文詞有風雲月露之譏至隋始除去中正法而進士科專試以詩賦唐之取士多因隋舊其大畧有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科學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筭學外而州縣學館有宏文崇文所謂六學兩館也每歲仲冬選諸生之成者送尚書省此生徒之畧也試於州縣者會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考功院此鄉貢之畧也天子詔

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其名目不一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曰博學宏詞此制科之畧也合而論之秀才試方畧進士試時務所以策其才明經帖文童子誦文書學試墨義所以驗其記經史三傳開元禮等科各問大義百條或數十條所以審其識唐制大畧如此宋之科目有進士科又有九經五經三史三傳學究明法等科初試以詩賦墨義帖經用范仲淹言詔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罷墨義帖經後神宗置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開端於此又用王安石言革明經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並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

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增二道殿
試專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其後議臣力爭乃分為經
義詩賦兩科為詩賦進士經義進士太祖初其制舉凡
三科真宗增置六科仁宗又增置四科所謂天聖十科
也夫選舉之法詳於唐密於宋由考功而禮部既畢試
而詳覆自開元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始也放榜揭示殿
試貢士雖始自武后實至宋開寶八年御試擢王嗣宗
為首始定制也分為三甲自太平興國試呂蒙正等百
九人始也景德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淳化三年蘇易
簡試諸道舉人已先行之也易書始於祥符制勝錄院

不黜始於嘉祐定期三載始於治平至若紹聖新經之
頒慶元偽學之禁咸淳士籍之嚴又非所以作人矣元
世至仁宗始定制三年一開科八月充貢有司次年二
月會試京師中式者試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明洪武
三年定科舉法一場經義一四書義一二場論詔誥表
箋內科一三場策一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書筭律五
事後罷之十七年始頒科舉成規進士之外薦舉與歲
貢為三途並用其後章懋又奏行選貢之法皆無顯擢
而進士一途為獨重矣總之選舉之道務乎其實則三
年賓興之制自可以得衆才苟徒務乎其名則雖行鄉

鄉里選之法亦不可以得一士亦在爲上者加之意而

已